

張賓王曰雜引百氏證以道德妙麗精深且多格言標品如一

淮南鴻烈解卷十二



道應訓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又問於無爲曰。子知道乎。無爲曰。吾知道。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

以前是一冒
後歷舉其事

証以老言至
終篇皆不出
剛柔強弱晦
明等意

張賓王曰渺
論沁心

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爲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嘆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爲弗知。弗知之爲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

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

此是一証
要歛藏意

張賓王曰巧
喻

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

此見法術不
必用

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爲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乙入曰。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赤公入。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

即和光忍辱
意能忍故勝
人

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闕于曰。無卹賤。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羞。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爲

道不可以外
求

飲器。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爲天下谿。齧缺問道於被衣。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爲女居。蠢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讐夷。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不知。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尤人終人。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

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強爲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蹠足謦欬。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

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孟

無為而無不
為道也

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舜之佐七人。武王之佐五人。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焉。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北方有獸。

其名曰廙。鼠前而菟後。趨則頓。走則顛。常為蚩蚩。駑。取甘草以與之。廙有患害。蚩蚩駑驢。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况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輿無輿也。魯國之法。魯人

綴此一節道
當為可繼意

勝人非自保
之道

爲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僑。以僑主使罷。

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僑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此夫差之所以自到於干遂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爇火甚盛。從者甚衆。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

張賓王曰快哉乎王者之度

此用人之道有國者所當知

群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爲也。大王亶父曰。

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爲。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寄天下矣。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

自太王至此
皆反道於身
意

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脩之身。其德乃真也。桓公讀

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書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甘而不固。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爲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

道在於精不
在於粗

宋君不知道

相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

書亦粗也

庶幾知自保之道

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䟽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若

柔制剛弱制
強明明說出

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餒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餒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剋之。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越王勾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爲臣。妻爲妾。親執戈爲吳兵。先馬走。果擒之於干遂。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

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繆公請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僮。纏采薪者九方

此段議論大
都斷輪者相
似

於道也亦然
故知之難行
之益難

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

屈。大巧若拙。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

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

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已。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

吳起之禍宋
景之福道可

知矣應可知矣

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

印前取人不責備意

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下。而航在一汜。使善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晉文

印前能處勝持盈意

公伐原。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以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爲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溫人聞亦請降。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不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

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智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大司馬捶鈎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鈎芒。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鈎於

道以久而後得

物無視也。非鈎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

雞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貝百朋。玄豹黃羆。青犴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鍾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至。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

聖人自無死地非老氏說也

此見道之無
往不在

吾畜也。不善則吾讐也。昔夏商之臣。反讐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

偷也。願以技齎一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

此見其深於
道然非所以
論也

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丘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

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秦穆公興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爲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備

秦穆始不知
道終而能悔
故見稱於書

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擒其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爲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

道不可使人
窺

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鬚。淚注而鳶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梨。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爲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者。齟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

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窅奧也。若我南游乎岡寔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矚。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杯治。悖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蠖蟲。

所見不同而
道因之得失

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人不及大人。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馬期纒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爲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聞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聞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

所尚亦有不
同

罔兩光耀本
莊子寓言又
引以証莊老
之言如夢中
說夢

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罔兩問於景曰：昭昭者，神明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爲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光耀問於無有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

道不在形影
之未故知貴
忘外而入內

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於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及其爲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到杖策，鍍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脩關梁，設障

周秦之脩短
其知有遠近
大小歟

塞其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閉鑄。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柴箕子之門。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劔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

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爲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飲非。得寶劔於干隊。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俠繞其舩。飲非謂柁舩者曰。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飲非瞑目。敦然攘臂拔劔曰。武士可。

此亦寓言也
求道者亦若
此類有不得
者乎

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者。飲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焉。齊人淳於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人以為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有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

倕而使齧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為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甚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豐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鉞

執一而不知道
者不能知道
張賓王曰破
拘士之胸目

王曰廓
之肺腸

明察炫於外
道所不貴晏
子得之

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爲政也。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

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剝。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子。蹇重舉白而進之曰。請浮君。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受觴而飲。醕不獻曰。

忠孝之名不
得已而有之
道則無事於
此而相忘耳

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

嘗不危也。故老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爲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間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允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瞽而載之木。解其劔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竿瑟以娛之。鬼神以

帝王之道恐
不如此

張賓王曰卒
乎無名

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含珠
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
慮患者寡。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
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茅鹿門曰此篇大段以弱為強以柔為剛以晦為明不飾於外而
求諸內不必勝人而能反己以淵默為道而天下服之為應
張賓王曰段段解老法自韓非中插管莊二段

張賓王曰文
氣濶大雄駿

上古如此若
民風不改聖
人何事於許
多制度

淮南鴻烈解卷十三

汜論訓

古者有整而綖領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
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
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鳥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
可羈而從也。豈必褰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古者民
澤處復穴。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
蚤蚩。聖人乃作為之。築土構木。以為宮室。上棟下宇。
以蔽風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

聖人因時制
宜何待古法
後皆極論此
意

綵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後世爲之。機杼勝
復。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古者剡耜而耕。摩
蜃而耨。木鉤而樵。抱甕而汲。民勞而利薄。後世爲之。
耒耜耨鋤。斧柯而樵。桔臯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
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爲窰木方版。以
爲舟航。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乃爲靽躡而超千里。
肩負擔之勤也。而作爲之。揉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
致遠而不勞。爲鷲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
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猛獸不能爲害。故民

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人各以其所知。
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則
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舜
不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
王。非制也。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
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
於西階之上。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夏后
氏聖周。殷人用槨。周人牆置翣。此葬之不同者也。夏
后氏祭於閭。殷人祭於陽。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此祭

此即三代不
同禮五帝不
沿樂意

之不同者也。堯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湯大濩。周武象。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桀。護之所周者也。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爲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

此立論本旨

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爲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爲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

不襲常而變
通所謂道也

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扆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

聖人一身而
三變况治天
下時移勢改
其可執乎

事即道之所
行道有定理
事無定用

之。請而後爲。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故仁以爲經。義以爲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身材。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

古今民風不
同故法不可
不變

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古者。人醇。工龐。商。樸。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鎡銜。繫策。鋟。而御駟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當今之世。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爲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櫟。柔。無擊。脩。戟。無刺。晚世之兵。

古今不同如
此

古聖人尚不
執

隆衝以攻。渠。檐。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鬪。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爲義。於今爲笑。古之所以爲榮者。今之所以爲辱也。古之所以爲治者。今之所以爲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爲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疆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

因時推移非
識道不能

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爲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爲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柄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

執一不能適
治

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而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

天道與時變
化聖人亦然
乃所謂道

陰陽恩嚴刑
愛皆不可執

此執於柔者

此執於剛者
皆致亂而不
能治

此見剛柔並
用尚有主於
中而得其道
非徇外矯拂
為也

之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踰。故聖人
以身體之。夫脩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
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嚴推則猛。猛
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刑推則虐。虐則無親。昔
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將相攝威
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鳴夷子
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此柔懦所
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
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獬狗之驚。以殺子陽。此

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為剛。
毅。見剛毅者。亡則矜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
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譬猶不知音者
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焦而不謳。及至韓
娥。秦青。薛談之謳。侯同。曼聲之歌。憤於志。積於內。盈
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
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為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
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
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故魏兩用樓翟。吳

中無主者亦
然

此中有主者

起而亡西河。湣王專用淖齒而死於東廟。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竒肱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婦父子。

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非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論寡人以義者擊鐘。告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以勞天下之民。此而不能達善効忠者。則才不足也。秦之時。高爲臺榭。大爲苑囿。遠爲馳道。鑄金人。發適戍。入芻橐。頭會箕賦。輸於少府。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

此又非禹時矣

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道路死人以溝量。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爲百姓請命於皇天。當此之時。天下雄雋豪英。暴露於野澤。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爲不肖。逮至暴亂已勝。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

時又一變矣

又一變矣於本朝事獨詳

唯見不廣大故文武各執於一

建九旂。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爲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爲武者。則非文也。爲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

在得道不在大小

聖人先見如此

為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德有盛衰。風先萌焉。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成必敗。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暮年而紂乃亡。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今謂疆者勝。則度地計眾。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婦。皆能論之。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潁王。以大齊亡。田單以卽墨有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於周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

至此盡露前
意存亡亦不
可執大小而
論

反覆辯論上
意

存亡係道得
失發越盡矣

周公求之於
道不恃其險

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羗里。二君處彊大勢位。修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今不審其在已者。而反備之於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彊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以王者。而反益已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

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

信過而誕功
道何可泥也
唯尚於事而
已下亦此意

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却之。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爲過。誕反爲功。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潘尫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恭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蹙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韋。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

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蹙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與共學矣。而未可與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與立也。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忤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僞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是故聖

聖人知道之
權故能適治

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於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猩猩知往而不知來。乾鵠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昔者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蘇秦。匹夫徒走之人也。鞞躄羸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

惟聖人無所
不知故有治
而無亂

而爲之報怨雪耻。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鏹而死。此皆達於治亂之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萇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爲之事。權事而爲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窕。內之尋常而不塞。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疆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冑生蟣虱。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而乃始服屬吏之貌。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矣。天下安

又反言執滯
之不可

又歸結聖人之道如此

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彊。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爲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僞詐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諷寸而伸尺。聖人爲之。小

見取其大不當拘其小

枉而大直。君子行之。周公有殺弟之累。齊桓有爭國之名。然而周公以義補缺。桓公以功滅醜。而皆爲賢。今以人之小過。揜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河上之丘冢。不可勝數。猶之爲易也。水激興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爲平。昔者曹子爲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於陳中。則終身爲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耻死而無功。柯之盟。榆三尺之刃。造桓公之

曹子管仲正
不拘其小者

總出前意

芻。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於天下。功立於魯國。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耻。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然而管仲免於累繼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畧行。而求其小善。則失賢之數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小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蹏之涔。不能生鱸鮪。而蜂房不容鵠卵。小形不足以包

見小節不足
取

亦即前意

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畧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若其大畧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爲文侯師。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畧得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畧屈。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於衆體。

反覆不過上
意

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謗。湯武有放弑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自脩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脩以道德。難爲也。難爲則行高矣。易償則求贍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

月之珠。不能無類。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於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太公之鼓刀。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畧。以爲不肖。及其爲天子三公。而立爲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夫發於鼎俎之間。出於屠酤之肆。解於累紕之中。興於牛領之下。洗之以湯沐。被之以燿火。立之於本朝之上。倚之於三公之位。內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

此以下見唯
聖人能知人
若前所謂不
拘小節者又
不可執也

侯符勢有以內合。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爲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何則能効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也。故狠者類知而非知。愚者類仁而非仁。鷙者類勇而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故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玉

聖人知人如
是

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闇主亂於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史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可以知大

此言知人之法

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予者。用約而爲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

亦可謂得知人之道

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爲忠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爲韓之戰。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駟

上叙幾人又
結出聖人之
用人如此亦
以小制大也

廣譬博喻未
復歸於聖人
之治天下有
道

獲之。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爲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爲德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罪者出犀甲一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說。乃矯箭爲矢。鑄金而爲刃。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以近諭遠。以

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易於爲善。而莫難於爲不善也。所謂爲善者。靜而無爲也。所謂爲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已。故曰爲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篡弒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爲不善難。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網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無愚夫蠢婦。皆知爲姦之

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

惟聖人不惑
於嗜欲

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爲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今夫雷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

人當以度量
儉約自處則
無害

利欲奪人性
亦若此

常人之見與
聖人異

聖人之見不
能喻人故假
此以立威

度量。食充虛。衣御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
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
之富。不足以爲樂矣。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
祿不能累也。荆飲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
不能驚也。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
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爲尋
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也。見
寢石。以爲虎也。懼揜其氣也。又况夫天地之怪物乎。
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爲雛鷺。毛者爲駒犢。柔

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蠃蜃。山生金
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爲燐。人弗怪也。山出噪
陽。水生罔象。木生畢方。井生墳羊。人怪之。聞見鮮而
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
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
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
機祥而爲之立禁。總形推類。而爲之變象。何以知其
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彘爲上牲。葬死人者。裘
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斬其肘。枕戶牖而卧者。

鬼神躡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彘爲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爲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其綈綿曼帛温煖於身也。世以爲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讐之。相戲以刃。太祖射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爲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讐爭忿鬪。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

以累其心。枕戶楹而卧。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掬者也。離者必病。故託鬼神以伸誠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府者也。故以穢祥明之。爲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爲穢祥。而狠者以爲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箒曰杵者。非以其神爲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

此聖人教人之意

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大山。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爲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故炎帝於火而死爲竈。禹勞天下而死爲社。后稷作稼穡而死爲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

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爲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爲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此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爲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爲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僦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爲軸之折也。有加轅軸其上。以爲造。不知

常人不明利害之反覆亦者此

前反覆廣譬
又總歸結治
與道在聖人
得之
前意種種說
出

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菟。爲走而破其
玦也。因佩兩玦以爲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亂國
之治。有似於此。夫鷗目大而睡不若鼠。蚘足衆而走
不若蛇。物固有大小不若小。衆不若少者。及至夫疆之
弱。弱之疆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孰能觀之。大小
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爲貴。何以明之。天子
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
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劍。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
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

又以帝王之
天道結前

也。所在而衆仰之。夫螿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
焉。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
其澤矣。而况兆民乎。

張賓王曰。叙古今之變。別同異之分。而歸於得道之和。文特昌揚
錯落



